





## 第八十回

姹女育陽求配偶

心猿護主識妖邪

却說比邱國君臣黎庶，送唐僧四衆出城，有二十里之遠，還不肯捨。三藏勉強下輦，乘馬辭別而行。自送者直望至不見踪影方回。四衆行毅多時，又過了冬殘春盡，看不了野花山樹，景物芳菲。前面又見一座高山峻嶺，三藏心驚，問道：「徒弟，前面高山，有路無路？是必小心！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這話，也不像走長路的，却似個公子王孫，坐井觀天之類。自古道：『山不礙路，路自通山。』何以爲有路無路？」三藏道：「雖然是山不礙路，但恐峻峻之間生怪物，密密處出妖精。」八戒道：「放心，放心這裏來相近極樂不遠，管取太平無事！」

師徒正說，不覺的到了山脚下。行者取出金箍棒，走上石崖，叫道：「師父，此間乃轉山的路兒，忒好步。快來快來！長老只得放懷策馬。沙僧教：『二哥，你把擔子挑一肩兒。』真個八

戒接了擔子挑上。沙僧攏着韁繩，老師父穩坐雕鞍，隨行者都奔山崖上大路。但見那山——  
雲霧籠峯頂，潺湲湧澗中。百花香滿路，萬樹密叢叢。梅青李白，柳綠桃紅。杜鵑啼  
處春將暮，紫燕呢喃社已終。嗟錢石，翠蓋松。崎嶇嶺道，突兀玲瓏。削壁懸崖峻，藤  
蘿草木穠。千巖競秀如排戰，萬壑爭流遠浪洪。

老師父緩觀山景，忽聞啼鳥之聲，又起思鄉之念，兜馬叫道：「徒弟——」

「我自天牌傳旨意，錦屏風下領關文，觀燈十五離鄉井，纔與唐王天地分。甫能

龍虎風雲會，却又師徒拗馬軍。行盡巫山峯十二，何時對子見當今？」

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常以思鄉爲念，全不似個出家人。放心且走，莫要多憂。古人云：「欲求

生富貴，須下死工夫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，雖然說得有理，但不知西天路還在那裏哩。」八戒

道：「師父，我佛如來捨不得那三藏經，知我們要取去，想是搬了；不然，如何只管不到？」沙僧

道：「莫胡談！只管跟着大哥走。只把工夫捱他，終須有個到之日。」

師徒正自閑叙，又見一派黑松大林，唐僧害怕，又叫道：「悟空，我們纔過了那崎嶇山路，

怎麼又遇這個深黑松林？是必在意！行者道：「怕他怎的？」三藏道：「說那裏話？」不信直中直，須防仁不仁。」我也與你走過好幾處松林，不似這林深遠。你看——

「東西密擺，南北成行。東西密擺徹雲霄，南北成行侵碧漢。密查荆棘週圍結，參却纏枝上下盤。藤來纏葛，葛去纏藤。藤來纏葛，東西客旅難行；葛去纏藤，南北經商怎過？這林中住半年，那分日月；行數里，不見斗星。你看那背陰之處，千般景，向陽之所，萬叢花。又有那千年槐，萬載檜，耐寒松，山桃果，野芍藥，旱芙蓉，一攢攢密砌重堆，亂紛紛呷仙難畫。又聽得百鳥聲：鸚鵡哨，杜鵑啼；喜鵲穿枝，烏鴉反哺；黃鸝飛舞，百舌調音；鷓鴣鳴，紫燕語；八哥兒學人說話，畫眉郎也會看經。又見那大蟲擺尾，老虎磕牙；多年狐貉妝娘子，日久蒼狼吼振林。就□□□王來到此，縱會降妖也失魂！」

孫大聖公然不懼，使鐵棒上前，劈開大路，引唐僧竟入深林。逍遙遙，行經半日，未見出林之路。唐僧叫道：「徒弟，一向西來，無數的山林崎嶇，幸得此間清雅，一路太平。這林中奇花

異卉，其實可人情意！我要在此坐坐。一則歇馬；二則腹中餓了，你去那裏化些齋來我吃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請下馬，老孫化齋去來。」那長老果然下了馬。八戒將馬拴在樹上，沙僧歇下行李，取了鉢盂，遞與行者。行者道：「師父穩坐，莫要驚怕。我去了就來。」三藏端坐松陰之下，八戒、沙僧，却去尋花覓果閑耍。

却說大聖縱筋斗，到了半空，佇定雲光，回頭觀看，只見松林中祥雲繚繞，瑞靄氤氳。他忽失聲叫道：「好啊！好啊！」——你道他叫好做甚？原來誇獎唐僧，說他是金蟬長老轉世，十世修行的好人，所以有此祥瑞罩頭。——「若我老孫，那五百年前大闢天宮之時，雲遊海角，放蕩天涯，聚羣精自稱齊天大聖，降龍伏虎，消了死籍，頭戴着三額金冠，身穿着黃金鎧甲，手執着金箍棒，足踏着步雲履，手下有四萬七千羣怪，都稱我做大聖爺爺，着實爲人；如今脫却天災，做小伏低，與你做了徒弟，想師父頭頂上有祥雲瑞靄罩定，徑回東土，必定有些好處。——老孫也必定得個正果。」

正自家這等誇念中間，忽然見林南下有一股子黑氣，骨都都的冒將上來。行者大驚道：『那黑氣裏必定有邪了！我那八戒、沙僧，却不會放甚黑氣……』那大聖在半空中，詳察不定。

却說三藏坐在林中，明心見性，諷念那「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」，忽聽得嚶嚶的叫聲「救人」。三藏大驚道：『善哉！善哉！這等深林裏，有甚麼人叫？想是狼蟲虎豹，覬倒的，待我看看。』那長老起身挪步，穿過千年柏，隔起萬年松，附葛攀藤，近前觀之，只見那大樹上綁着一個女子，上半截使葛藤綁在樹上，下半截埋在土裏。長老立定脚，問他一句道：『女菩薩，你有甚事，綁在此間？』咳！分明這厮是個妖怪，長老肉眼凡胎，却不能認得！那妖見他來問，淚如泉湧。你看他桃腮垂淚，有沉魚落鴈之容；星眼含悲，有閉月羞花之貌。

長老實不敢近前，又開口問道：『女菩薩，你端的有何罪過，說與貧僧，却好救你。』那妖精巧語花言，虛情假意，忙忙的答應道：『師父，我家住在貧婆國，離此有二百餘里。父母在堂，

十分好善，一生的和親愛友。時遇清明，邀請諸親及本家老小拜掃先塋，一行轎馬，都到了荒郊野外，至塋前擺開祭祀，剛燒化紙馬，只聞得鐘鳴鼓響，跑出一夥強人，持刀弄杖，喊殺前來，慌得我們魂飛魄散。父母諸親，得馬得轎的，各自逃了性命；奴奴年幼，跑不動，謫墮在地，被衆強人拐來山內，大大王要做夫人，二大王要做妻室，第三第四個都愛我美色，七八十家一齊爭噪，大家都不忿氣，所以把奴奴綁在林間，衆強人散盤而去。今已五日五夜，看看命盡，不久身亡！不知是那世裏祖宗積德，今日遇着老師父到此，千萬發大慈悲，救我一命，九泉之下，決不忘恩！說罷，淚下如雨。

三藏真個慈心，也就忍不住吊下淚來，聲音哽咽，叫道：「徒弟！那八戒，沙僧，正在林中尋花覓果，猛聽得師父叫得悽愴，馱子道：『沙和尚，師父在此認了親耶。』沙僧笑道：『二哥胡纏！我們走了這些時，好人也不會撞見一個，親從何來？』八戒道：『不是親，師父那裏與人哭麼？我和你去看來。』沙僧真個回轉舊處，牽了馬，挑了擔，至跟前，叫：『師父，怎麼說？』唐僧用手指定那樹上，叫：『八戒，解下那女菩薩來，救他一命。』馱子不分好歹，就去動手。



却說那大聖在半空中，又見那黑氣濃厚，把祥光盡情蓋了，道聲『不好，不好，黑氣罩暗祥光，怕不是妖邪害俺師父化齋還是小事，且去看我師父去。』即返雲頭，按落林裏，只見八戒亂解繩兒，行者上前，一把揪住耳朵，撲的摔了一跌。馱子抬頭看見，爬起來說道：『師父教我救人，你怎麼恃自有力，將我慣這一跌！』行者笑道：『兄弟，莫解他，他是個妖精，弄喧兒，騙我們哩。』三藏喝道：『你這潑猴，又來胡說了！怎麼這等一個女子就認得他是個妖怪？』行者道：『師父原來不知，這都是老孫幹過的買賣，想人肉吃的法兒，你那裏認得？』

八戒噴着嘴道：『師父，莫信這弼馬溫哄你這女子，乃是此間人家，我們東土遠來，不與相較，又不是親眷，如何說他是妖精？他打發我們去了前去，他却翻筋斗，弄魔法轉來和他幹巧事兒，倒踏門也！』行者喝道：『夯貨，莫亂談！我老孫一向西來，那裏有甚纏賴處？似你這個重色輕生，見利忘義的饞糟，不識好歹，替人家哄了招女婿，綁在樹上哩！』三藏道：『也能，也能。八戒啊，你師兄常時也看得不差，既這等說，不要管他，我們去罷。』行者大喜道：『好了！師

父是有命了！請上馬，出松林外，有人家化齋你吃。」四人果一路前進，把那怪撇了。

却說那怪綁在樹上，咬牙恨齒道：「幾年家聞人說孫悟空神通廣大，今日見他，果然話不虛傳！那唐僧乃童身修行，一點元陽未泄，正欲拿他去配台，成太乙金仙，不知被此猴識破吾法，將他救去了。若是解了繩，放我下來，隨手捉將去，却不是我的人兒也？今被他一篇散言碎語帶去，却不是勞而無功？等我再叫他兩聲，看是如何。」妖精不動繩索，把幾聲善言善語，用一陣順風，嚶嚶的吹在唐僧耳內。你道叫的甚麼？他叫道：「師父啊，你放着活人的性命還不救，昧心拜佛取何經？」

唐僧在馬上聽得又這般叫喚，即勒馬叫：「悟空，去救那女子下來罷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走路，怎的又想起他來了？」唐僧道：「他又在那裏叫哩。」行者問：「八戒，你聽見麼？」八戒道：「耳大遮住了，不會聽見。」又問：「沙僧，你聽見麼？」沙僧道：「我挑擔前走，不會在心，也不會聽見。」行者道：「老孫也不會聽見。師父，他叫甚麼？偏你聽見。」唐僧道：「他叫得有理。」

說道：「活人性命還不救，昧心拜佛取何經？」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快去救他下來，強似取經拜佛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要善將起來，就沒藥醫。你想你離了東土，一路西來，却也過了許多山場，遇着許多妖怪，常把你拿將進洞，老孫來救你，使鐵棒，常打死千千萬萬，今日一個妖精的性命，捨不得，要去救他？」唐僧道：「徒弟呀，古人云：『勿以善小而不爲，勿以惡小而爲之。』」還去救他救罷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既然如此，只是這個擔兒，老孫却擔不起。你要救他，我也不敢苦勸；我勸一會，你又惱了，任你去救。」唐僧道：「猴頭莫多話！你坐着，等我和八戒救他去。」

唐僧回至林裏，教八戒解了上半截繩子，用鈿築出下半截身子。那怪跌跌脚，束束裙，喜孜孜跟着唐僧出松林，見了行者，行者只是冷笑不止。唐僧罵道：「潑猴頭！你笑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我笑你一時來逢好友，運去遇佳人。」三藏又罵道：「潑猴！胡說！我自出娘肚皮，就做和尚；如今奉旨西來，虔心禮佛求經，又不是利祿之輩，有甚遲退時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，你雖是自幼爲僧，却只會看經念佛，不會見王法條律。這女子生得年少標致，我和你乃出家人，

同他一路行走，倘或遇着歹人，把我們拿送官司，不論甚麼取經拜佛，且都打做姦情；縱無此事，也要問個拐帶人口；師父追了度牒，打個小死；八戒該問充軍；沙僧也問擺站；我老孫也不得乾淨，饒我口能，怎麼折辯，也要問個不應。」

三藏喝道：「莫胡說！終不然，我救他性命，有甚貽累不成？帶了他去。凡有事，都在我身上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雖說有事在你，却不知你不是救他，反是害他。」三藏道：「我救他出林，得其活命，怎麼反是害他？」行者道：「他當時綁在林間，或三五日，十日半月，沒飯吃，餓死了，還得個完全身子歸陰；如今帶他出來，你坐的是個快馬，行路如風，我們只得隨你，那女子脚小，挪步艱難，怎麼跟得上走？一時把他丟下，若遇着狼蟲虎豹，一口吞之，却不是反害其生也？」三藏道：「正是呀。這件事却虧你想如何處置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抱他上來，和你同騎着馬走罷。」三藏沉吟道：「我那裏好與他同馬……」他怎生得去？」三藏道：「教八戒驮他走罷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馱子造化到了！」八戒道：「遠路沒輕擔。」教我馱人，有甚造化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那嘴長，馱着他，轉過嘴來，計較私情話兒，却不便益。」

八戒聞此言，捶胸爆跳道：「不好！不好！師父要打我幾下，寧可忍疼，背着他決不得乾淨。師兄一生會贖埋人，我馱不成！」三藏道：「也罷，也罷。我也還走得幾步，等我下來，慢慢的同走着，八戒牽着空馬罷。」行者大笑道：「馱子倒有買賣，師父照顧你牽馬哩。」三藏道：「這猴頭又胡說了！古人云：『馬行千里，無人不能自往。』假如我在路上慢走，你好了我，我去，我若慢，你們也慢。大家一處同這女菩薩走下山去，或到庵觀寺院，有人家之處，留他在那裏，也是我們救他一場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說得有理，快請前進。」三藏拽步前走，沙僧挑擔，八戒牽着空馬，行者拿鐵棒，引着女子，一行前進。

不上二三十里，天色將晚，又見一座樓臺殿閣。三藏道：「徒弟，那裏必定是座庵觀寺院，就此借宿了，明日早行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說得是，各各走動些。」霎時到了門首，吩咐道：「你們略站遠些，等我先去借宿。若有方便處，着人來叫你。」衆人俱立在柳陰之下，惟行者拿鐵棒，轉着那女子。長老拽步近前，只見那門裏倒西歪，零零落落，推開看時，忍不住心中悽慘：長廊寂靜，古剎蕭疎；苔蘚盈庭，蒿藜滿徑；惟螢火之飛燈，祇蛙聲而代漏。長老忽然吊下淚來，真

個是：

殿宇凋零倒塌，廊房寂寞傾頽。斷磚破瓦十餘堆，盡是些歪梁折柱。前後盡生青草，塵埋朽爛香廚。鐘樓崩壞鼓無皮，琉璃香燈破損。佛祖金身沒色，羅漢倒臥東西。觀音淋壞盡成泥，楊柳淨瓶墜地。日內並無僧入，夜間盡宿狐狸。只聽風響，吼聲如雷，都是虎豹藏身之處。四下牆垣皆倒，亦無門扇關居。

有詩爲証：

多年古刹沒人修，狼狽凋零倒更休。猛風吹裂伽藍面，大雨澆殘佛祖頭。金剛跌損隨淋洒，土地無房夜不收。更有兩般堪嘆處，銅鐘着地沒懸樓。

三藏硬着胆，走進二層門，見那鐘鼓樓俱倒了，止有一口銅鐘，札在地下，上半截如雪之白，下半截如靛之青。原來是日久年深，上邊被雨淋白，下邊是土氣上的銅青。三藏用手摸着鐘，高叫道：「鐘啊你——」

「也曾懸掛高樓吼，也曾鳴遠彩梁聲。也曾雞啼就報曉，也曾天晚送黃昏。不知

化銅的道人歸何處，鑄銅匠作那邊？想他二命歸陰府，他無踪跡你無聲。」

長老高聲讚嘆，不覺的驚動寺裏之人。那裏邊有一個侍奉香火的道人，他聽見人語，扒起來，拾一塊斷磚，照鐘上打將去。那鐘噹的響了一聲，把個長老唬了一跌；掙起身要走，又絆着腳根，撲的又是一跌。長老倒在地下，抬頭又叫道：「鐘啊！——」

『貧僧正然感嘆你，忽的叮噹響一聲。想是西天路上無人到，日久多年變作精。』

那道人趕上前，一把攙住道：『老爺請起。不干鐘成精之事，却纔是我打得鐘響。』三藏抬頭見他的模樣醜黑，道：『你莫是魍魎妖邪？我不是尋常之人，我是大唐來的。我手下有降龍伏虎的徒弟，你若撞着他，性命難存也！』道人跪下道：『老爺休怕，我不是妖邪，我是這寺裏侍奉香火的道人。却纔聽見老爺善言相讚，就欲出來迎接；恐怕是個邪鬼敲門，故此拾一塊斷磚，把鐘打一下壓驚，方敢出來。老爺請起。』

那唐僧方然正性道：『住持，險些兒誑殺我也。你帶我進去。』那道人引定唐僧，直至三層門內看處，比外邊甚是不同。但見那——

青磚砌就彩雲牆，綠瓦蓋成琉璃殿。黃金裝聖像，白玉造階臺。大雄殿上舞青光，毘羅閣下生銳氣。文殊殿，結采飛雲；輪藏堂，插花堆翠。三簷頂上寶瓶尖，五福樓中平繡蓋。千株翠竹搖禪榻，萬種青松映佛門。碧雲宮裏放金光，紫霧叢中飄瑞靄。朝開四野香風遠，暮聽山高畫鼓鳴。應有朝陽補破衲，豈無對月了殘經？又只見半壁燈光明後院，一行香霧照中庭。

三藏見了，不敢進去，叫：『道人，你這前邊十分狼狽，後邊這等齊整，何也？』道人笑道：『老爺，這山中多有妖邪強寇，天色清明，沿山打劫，天陰就來寺裏藏身，被他把佛像推倒，墊坐，木植搬來燒火。本寺僧人軟弱，不敢與他講論，因此把這前邊破房都捨與那些強人安歇，從新另化了些施主，蓋得那一所寺院。』三藏道：『原來是如此。』

正行間，又見山門上有四個大字，乃「鎮海禪林」。纔舉步，跣入門裏，忽見一個和尚走來，你看他怎生模樣：

頭戴左筓絨錦帽，一對銅圈墜耳根。身着頗羅毛線服，一雙白眼亮如銀。手中搖



着播郎鼓，口念番經聽不真。三藏原來不認得，這是西方路上喇嘛僧。

那喇嘛和尚，走出門來，看見三藏眉清目秀，額闊頂平，耳垂肩，手過膝，好似羅漢臨凡，十分俊雅。他走上前扯住，滿面笑嘻嘻的，與他捻手捻腳，摸他鼻子，揪他耳朵，以示親近之意。携至方丈中，行禮畢，却問：『老師父何來？』三藏道：『弟子乃東土大唐駕下欽差往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拜佛取經者。適行至寶方天晚，特奔上剎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望垂方便一二。』

那和尚笑道：『不當人子！不當人子！我們不是好意要出家的，皆因父母生身，命犯華蓋，家裏養不住，纔捨斷了出家；既做了佛門弟子，切莫說脫空之話。』三藏道：『我是老實話。』

和尚道：『那東土到西天有多少路程？路上有山，山中有洞，洞內有精。想你這個單身，又生得嬌嫩，那裏像個取經的？』三藏道：『院主也見得是。貧僧一人，豈能到此？我有三個徒弟，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，保我弟子，所以到得上剎。』那和尚道：『三位高徒何在？』三藏道：『現在山門外伺候。』那和尚慌了道：『師父，你不知我這裏有虎狼妖賊鬼怪傷人，白日裏不敢遠出，未經天晚，就關了門戶。這早晚把人放在外邊！』叫：『徒弟，快去請將進來。』

有兩個小喇嘛兒，跑出去，看見行者，說了一跌；見了八戒，又是一跌；扒起來，往後飛跑道：『爺爺造化低了！你的徒弟不見，只有三四個妖怪站在那門首也。』三藏問道：『怎麼樣？』小和尚道：『一個雷公嘴，一個碓挺嘴，一個青臉獠牙，旁有一個女子，倒是個油頭粉面。』三藏笑道：『你不認得，那三個醜的，是我徒弟。那一個女子，是我打松林裏救命來的。』那喇嘛道：『爺爺呀，這們好俊師父，怎麼尋這般醜徒弟？』三藏道：『他醜自醜，却俱有用。你快請他進來。若再遲了些兒，那雷公嘴的有些闖禍，不是個人生父母養的，他就打進來也。』

那小和尚即忙跑出，戰兢兢的跪下道：『列位老爺，唐老爺請哩。』八戒笑道：『哥啊，他請便罷了，却這般戰兢兢的，何也？』行者道：『看見我們醜陋害怕。』八戒道：『可是扯淡！我們乃生成的，那個是好要醜哩！』行者道：『把那醜且略收拾收拾。』馱子真個把嘴揣在懷裏，低着頭，牽着馬，沙僧挑着擔，行者在後面，拿着棒，轄着那女子，一行進去。穿過了那倒場房廊，入三層門裏，拴着馬，歇着擔，進方丈中，與喇嘛僧相見，分了坐次。那和尚入裏邊，引出七八十個小喇嘛來，見禮畢，收拾辦齋管待。正是——

積功須在慈悲念，佛法與時僧講僧。  
畢竟不知怎生離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